





寶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明學士黃仲特學士兩大夫有諫議大夫充養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
聖觀上柱國尚書都閣直學士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勳號金原從子馬光憲
勳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齊紀六

起崩蒙大淵歲盡
宋統因數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齊紀六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領司州

軍討之齊宋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明學士蘇轍學士劉敞大夫有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
聖觀道士都關西使食邑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號金龜紫衣司馬光奉
勅編纂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齊紀六

起崩蒙大淵獻盡
宋元祐數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

軍命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仍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齊紀六

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

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

以大辟論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辟毗亦翻乙未拓跋珪攻鍾

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聞出襲擊魏兵破之

惠休惠明之弟也聞古莧翻蕭惠明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劉昶

王肅攻義陽昶知南翻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

招降萬餘人降戶江翻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

御軍嚴暴褊補典翻躁則到翻人莫敢言灋曹行參軍北平陽

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攻道攻城之道矢石之所集固志

意閒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

東貢達為吏寺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

下以張聲執使疏吏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眾

號三十萬鐵騎彌望彌望猶言極望也孔穎達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

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駢奇寄翻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

甚雨命去蓋去羌呂翻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

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

故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魏主曰固

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斥指也直言以指人之罪過無所回避謂之斥欲

我舍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舍垢左傳曰國君舍

垢杜預注曰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舍垢忍垢恥

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

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

子降子懋子敬子
真子倫并懋林海

陵爲
七王

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

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

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

而相之

相息
亮翻

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

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

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

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

貪天下乎

史言崔慶
遠之機辯

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

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左傳載晉
大夫隨武

子之 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

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

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穀衣服

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過壽陽不攻民皆安堵

租運屬路屬之欲翻此謂淮北之民耳丙辰至鍾離自壽陽至鍾離三百三十

里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

劉昶王肅眾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塹七豔翻重直龍翻并力攻

義陽城中負楯而立攻城甚急矢石交至故負楯而立以自蔽楯食尹翻王廣

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疆不敢進城中益

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

閒道夜發

閒古
莫翻

與太子右率蕭誅等

率所律翻右率
太子右衛率也

誅魯

徑上賢首山

水經注御水南出大潰山北逕賢
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義陽縣

城南上

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

時掌翻

少詩

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

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眾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

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

陽危急

先悉
薦翻

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冲出軍攻

魏以分其兵執冲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

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卽丘三城

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

城據之

宋秦始初青冀二州入于魏乃置青冀二州刺史治胸山杜佑曰宋明帝立青冀二州寄

治頓榆齊青州治胸山冀州理漣口今臨淮郡漣水縣魏收志郟郡有建陵縣漢古縣也宋白曰厚丘故

城在海州沛陽縣北四十五里又東彭城郡龍沮縣

有卽丘城卽丘亦漢縣本屬琅邪郡賢曰卽丘卽左

傳之祝丘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紀城春秋之

紀鄆故城也杜預曰東海頓榆縣東北有故紀城

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

誕病不能從

樂音洛從才用翻

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

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

數千人夜還鍾離

將卽亮翻

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王

戍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

齊獻王攸

葬事見八十一卷

晉武帝太康四年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尙帝妹樂

安長公主

長知兩翻

雖無學術而質性宿篤故特有寵丁

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

使疏吏翻數所具翻

魏久攻鍾離

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

邵陽洲在鍾離城北淮水中

柵斷水路夾築二城

既築城於洲上又於淮水南北

兩岸夾築二城樹柵水中以斷援兵之路斷丁管翻下先斷邀斷欲斷同

蕭坦之遣軍主

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

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閻璽書具論其狀

相息亮翻璽斯

氏閻上表以爲兵瀟十則圍之五則攻之

孫子兵法有是言

曷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

謂欲受曹虎降也降戶江翻下同

發兵不

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

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

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

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年騎奇寄翻盱眙音吁怡

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塵

說文

曰塵一畝半一家之居地

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

宋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為

大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

塞悉則翻

伐木者

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

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

壽陽盱眙淮陰皆淮津之要地齊皆以重兵守之故云本

原三鎮不克其一而畱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

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

少詩

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

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

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生兵

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

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

言將士效死弗去而

城破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益於國事

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

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

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角

北之民猶不樂屬魏思歸江南遂有五固之役

葛祖外翻小貌處昌呂翻

去淮陽十八里五固

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

事見一百二十五卷高帝建元三年卒子恤翻

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尙熱

尙當作尙

雨水方降願陛下

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

覲許

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尙書令陸叡上表
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

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

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故引以爲言

庶

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

治直

百

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

沈與霨同持林翻說文久

陰曰霨炎陽炎日也

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

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

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

羸倫爲翻罷讀與疲同

陛

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

幾居希翻近也

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

憂兆民休斤板之役

斤謂斧斤之役板謂板築之役

然後命將出師

將卽亮

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

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

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

說輸

彼無不

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

語牛

魏主乃

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

斷丁管

魏

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

生應募

據北史康生本姓達奚魏

縛筏積柴因風縱

火燒齊船艦

艦戶

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

魏主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

三千騎五百爲殿

將步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殿丁練翻斷後曰殿

時春水

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

長知

兩翻艦戶黯翻塞悉則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

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

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

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

呼火故翻

我今

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椿之兄也

楊椿見一百三十七

卷武帝永明八年魏軍旣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

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

勿遏古人畏之

兵法歸師勿遏窮寇勿追

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

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

喪息浪翻

不如許之慧景

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

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

魏師已退故解嚴

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

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

卷讀穎日捲穎

胄以魏寇尙遠不卽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

從子也

蕭穎胄太祖從弟赤斧之子從才用翻

上遣尙書左僕射沈文

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

是年春正月遣沈文季督豫州諸軍豫州治壽陽

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

尋退魏之人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

海陵王卽位魏遣昶來聘昶至

建康而帝已立齊人恨之飼以蒸豆餽神吏翻昶怖懼食之

怖普布翻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于館下及

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

縱不遠慙蘇武蘇武使匈奴十年不屈節獨不近愧思寧乎乃

黜爲民 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

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

舉哀爲于僞翻太傅錄尙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樂音洛

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丕叡時留守平城帝曰開闢以

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始洛邑經度之也始初也詩

云經始靈臺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以下可付瀆

官貶之

此平城雷臺令僕也
法官謂御史誘音酉

仍詔迎熙及博陵長公

主之樞

長知兩翻
樞巨救翻

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王故事

晉安平王孚葬見七十九卷武帝泰
始八年魏之葬熙其禮又加於誕

魏主之在鍾

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

藻擊漢中

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梁州刺
史治仇池齊梁州刺史治南鄭將卽亮翻

下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

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

據蕭子顯齊書時
據角弩谷白馬沮

水立
五柵

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

帥所
類翻

我選精卒并攻一

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

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

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修擊英
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
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
東西指麾狀若處分

處昌呂翻

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

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
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絮先
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
十日城中恟懼

將卽亮翻
恟許拱翻

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

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
力固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

將精兵爲後拒

殿軍後以拒追兵日後拒

遣使與懿告別

使疏懿吏翻懿

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

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

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

炊之

貯丁呂翻

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

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

軍還仇池

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先悉薦翻說輸萬翻斷丁管翻

中竹仲翻

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

南安王楨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

明十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

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

魏雍州治長安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地等郡太和中

置涇州治臨涇城鎮安定隴東新平平涼平原等郡
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武功武都郡雍於

用翻侯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川

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

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復扶

差初皆翻懸擬山外漢中之地在關中南雖加優復

下差遣同復方目翻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

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下戶嫁翻鄭

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

千里謂褒斜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

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

左傳晉伯宗之言

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

掩九州過八

此指禹貢九州爲言

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

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

漠北謂柔然江外謂齊言唯此二國未爲魏民羈之

在近

謂以繩羈係其君而致之在近言不遠也

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

宇旣廣糧食旣足然後置邦樹將

樹立也將帥也將卽亮翻

爲吞

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

赭城卽赭陽城也降戶江翻

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

遠兵固

李冲蓋謂淮漢之地爲東道謂南鄭爲西藩

若果欲置者臣恐終

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

洛陽爲土中

地接寇壤方須大收

死士平蕩江會

建康爲江南都會之地故曰江會

若輕遣單寡奔令

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畱守致懼求其死交未易可

獲易以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魏主從之 癸丑魏主

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魯城魏收地形志魯城親

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

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大宗

爲宗子孔子墓亦在魯縣更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碣磈命謁者僕

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沂流還洛淹諫以爲河

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沂蘇故翻悍侯盱翻又帝曰

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

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

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

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

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眾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

救之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

敗將卽亮翻率所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

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

垣榮祖著名於宋泰始之閒從才用翻下同

南陽

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場

敗蒲邁翻異曰齊書魏虜考

傳真度敗在建武元年下魏帝紀城陽王鸞以敗軍獲罪在太和十九年五月今從之

鸞等見

魏主於瑕丘

見賢遍翻

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

大辟

沮在呂翻辟毗亦翻

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

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

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

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瀛州治

趙都軍城

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

謂以彭城

降魏也從才用翻

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

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廣川剛王諧卒諧略之子也

魏廣川王略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之建元二年諡法追補前過曰剛

魏主曰古者大

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賈山曰古者賢君之於臣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

棺除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

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

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

期親期喪之親期讀曰暮

大功再臨小

功總麻一臨

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服總麻三月服

罷東堂之哭廣川

王於朕大功也

廣川王略顯祖之弟諧於魏主從兄弟也其服大功

將大斂

贈素服深衣往哭之

甲戌魏主如滑臺丙子舍于

石濟庚申太子出迎於平桃城

魏收志濟陰郡離狐縣有桃城水經注曰

榮陽縣有號亭俗謂之平眺城

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瀆御史中

尉李彪私戒之

魏置御史中尉以糾察百官猶御史中丞也

且曰殿下不

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爲意

悠遠也悠然夷曠自得之意悛七緣

翻彪表彈之

彈徒丹翻

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

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陰使左右察其意色知

無憂悔

言既無憂色又無悔過之意

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

還第數所具翻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

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

左傳臧信伯曰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動焉飲至者告至于廟而飲酒也

班賞

有差

班南伐之賞也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

記冠義曰古者重冠冠故行之

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樵曰曹魏冠太子再加宋一加余謂魏孝文好古其必用三加之禮冠於廟禮也曹魏以來不復在廟冠古玩翻

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

臣

見賢遍翻

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

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

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

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

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

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

用論語孔

子之言

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

斷音短正音華言也

其年三十

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

人

見賢遍翻

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

謂故意爲北語不肯從華言者

當

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

不讀日否

對曰實

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曰四方之語竟知

誰是

謂四方之人言語不同不知當以誰爲是

帝者言之卽爲正矣冲之

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

冲免冠頓首謝又責畱守之官曰

守手又翻

昨望見婦女

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

言非是卿等當廷爭

爭讀日諍

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

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

所居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

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掌之

內則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外三閣經書陸機謝表云身登三閣謂爲祕書郎

掌中外三閣祕書也此祕閣之名所由始

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魏有

司奏廣川王妃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

卑就新尊

夫尊婦卑廣川王諧新卒故曰新尊其妃先卒故曰舊卑

魏主曰代人

遷洛者宜悉葬邙山

邙山在洛城北邙謨郎翻

其先有夫死於代

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

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

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爲河南洛陽人 戊午魏改用

長尺大斗其灋依漢志爲之 漢律麻志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

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又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十侖爲合十合爲

升十升 上之廢鬱林王也 見上卷 許蕭諶以揚州

爲斗 既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恚曰見炊飯推以

與人 諶氏王翻恚於避翻 諶恃功頗干預朝政 朝直

所欲選用輒命尙書使爲申論 爲于 上聞而忌之以

蕭誕蕭誅方將兵拒魏 誅魯水翻 隱忍不發壬戌上

遊華林園與諶及尙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

留湛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省

天子禁衛有齋內

仗身見齊書蕭湛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數視鎮戍之上中下爲差京官五品

已上亦有仗身職員

上遣左右莫智明數湛曰隆昌之際非卿

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

湛爲南徐州

譙封衡陽郡公誅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數所具翻

朝廷相報止可極

此卿恆懷怨望

恆戶登翻

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

賜卿死遂殺之并其弟誅以黃門郎蕭衍爲司州別

駕往執誕殺之誕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常語之曰君

相不減高帝

好呼到翻語牛倨翻相息亮翻相貌也

湛死文猷亦伏誅

湛死之日上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

子貞

三王皆武帝子也

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

將軍

魏高閭上言鄴城密皇后廟頽圯請更葺治

若謂已配饗太廟卽宜罷毀詔罷之

密皇后世祖母杜皇后也后鄴

入神廡三年立廟于鄴高閭爲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圯都鄙翻毀也治直之翻

魏拓

跋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氏楊馥之爲齊擊武興氏楊

集始破之

按漢志武都郡沮縣有東狼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業郡界唐鳳州同谷縣魏之廣

業郡地也氏居沮水上因以爲種落之名沮千余翻爲千僞翻秋七月辛卯以馥之

爲北秦州刺史

蕭子顯曰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借亦曰秦

州而荊州刺史嘗督二秦梁是則志所載秦州爲南秦氏爲北秦然是時秦州所領諸郡皆僑郡與荒郡

也仇池公

八月乙巳魏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

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爲後虎賁羽林宿衛張彝父子張本賁音奔

魏金

塋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四門學始此

魏

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

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

黃門

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

論語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故

郭祚引以爲言樂魚教翻

宜復修之

復扶又翻

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

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

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

好呼到翻下好賢同屬之欲翻

多於馬上口

占既成不更一字

更工衡翻

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

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

意

樂音洛言寄以布衣雅素相與之意

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

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

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史言魏高祖能以文治治書

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治直

之彈劾不避彊禦彈徒丹翻劾戶帝或欲寬貸者聰

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

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散悉直翻騎奇奇翻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

衛禁兵悉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恆帶直閣將軍羣

臣罷朝之後聰恆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

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恆戶登翻朝直遙翻沈持林翻外莫

殺其陽帝欲進以名位轉苦讓不受帝亦解相體

謂之曰鄉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孟子曰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仁義忠

信此天爵也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于洛

陽六宮后妃夫人嬪御也文武內外文武百官也

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

州刺史高閭之館

館謂刺史官舍相息亮翻

美其治效

治直吏翻賞賜

甚厚閭數請本州

數所角翻

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

錦漢薛廣漢致仕懸其安車以示子孫古人有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衣於既翻

知進

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安遂

願徙授幽州刺史

高閭漁陽雍奴人幽州統內也朝直遙翻

令存勸兩修

恩灑並舉

從所請以勸善示恩降號以存法

以高陽王雍爲相州刺

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用孔子之言而發難易之論易以政翻

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

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

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寶攸皇子餘皆高武子孫

乙未魏主自鄴

還

還洛陽

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壬戌魏詔諸州精品

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以聞又詔徐兗光南青荆洛

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

魏徐州領彭城南陽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兗州領

泰山魯高平任城東平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

興四年分青州置領東萊長廣東牟等郡南青州卽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莞郡魏先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十一年改爲洛州置

州於隴城領南陽順陽新野襄城等郡詔纂戎備將復南伐也

十一月丁卯詔

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

東田見武帝紀興光樓蓋亦文惠太子所建

己

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

褚澄見一百二十三卷宋蒼梧

王元徽

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園丘己卯帝引諸

儒議園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

必先有事于泮宮

記禮器之言鄭玄注曰泮宮郊學也

請前一日告廟

從之甲申魏主祀園丘大赦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

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

下還嫁翻品令九品

之令也大選者謂將大選羣臣也

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

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

進引人謂引他人之例也朝直遙翻

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

謂黜

官落職也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

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

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

城縣子

校戶教翻散悉
宜翻騎奇寄翻

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

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

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

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

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以魏孝文之求

諫求才如此而一時之臣猶未能稱上意豈非朝廷之議帝務騁辭氣以加之故有有懷而不敢盡者

丁酉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謂在江南者甲

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賜冠服以易胡服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先悉薦翻魏主始命鑄太和五銖是

歲鼓鑄粗備粗坐五翻詔公私用之魏以光城蠻帥田

益光爲南司州刺史帥所類翻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

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爲刺史據北史益光當作益宗魏以益宗既

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水經注新蔡當作新息氏王楊

奘卒奘古迥翻又古惠翻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楊奘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

平王考異曰齊本紀作丁酉按長麻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魏主

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于黃帝

以土德王

王于况翻

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

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

複皆改之

重直龍翻

於是始改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

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

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

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

可勝紀

如長孫嵩奚斤叔孫建穆崇于栗磾之類史皆因其後改姓從簡便而書之非其舊也其

餘北人諸姓改從後姓注已略見於前蓋其所改後姓有與華人舊姓相犯者也忸女九翻又女六翻

考異曰魏初功臣姓皆複重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胡俗始改之魏收作魏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

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蓋其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就簡易魏主雅重門族

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

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以才識見

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媿莫非清望朝直遙翻媿音連史記南越傳呂嘉

宗室兄弟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連親婚也史記索隱曰有連者皆親姻也後人因以姻連之連

其旁加女帝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遂爲媿字

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

族雖功賢之肩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

衰之親仍居猥任功衰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齊衰也猥卑下也衰倉回翻猥烏賄翻鄙

也其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稽恐當作奚今按魏書官氏志自有稽姓

稽敬之稽是也尉紆勿翻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

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四姓盧崔鄭王

也下戶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

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

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尙書

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

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爲族凡此姓族皆

應審覈勿容僞冒覈戶革翻令司空穆亮尙書陸琇等詳

定務令平允琇馘之子也魏孝文受內禪陸馘傳之故其子皆通顯琇音秀馘

蒲撥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修之門王國

舍人舍謂諸王妃嬪之舍其人卽
妃嬪也入族卽前自代來入姓
咸陽王禧娶隸戶

爲室

隸戶謂沒入
爲奴隸之戶

帝深責之因下詔爲六弟聘室

于爲

爲

前者所納可爲妾媵

媵以
證翻

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

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

穆明樂女

太和十八年河南王幹已徙封趙郡王史蓋以舊封書之散悉賣翻

廣陵王

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

驃匹妙翻
奇寄翻

潁

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

潁川王雍亦以太和

十八年徙封高陽史以舊封書之

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冲

女

勰音協

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

魏定氏族

固亦未能盡允清議至令詔諸王改納室則大悖於人倫夫妻者齊也與之齊終身不改富而易妻人

士猶或羞之況天子之弟宋泰始之初懿義之子也鄭義從拓跋

平此詔一出天下何觀石平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

汝穎盧崔鄭王并李爲五姓趙郡諸李華者以五姓爲首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

羣從子姓眾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

皆趙李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

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

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

耶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

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郡姓

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考異
曰北史薛聰傳爲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

人牛處謂曰人請地詭商是蜀人定是蜀人不曉
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

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
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

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
知如此今從元行沖後魏國典
帝與羣臣論選調

緝翻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
分扶此果如何
徒弔翻

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爲膏梁子弟乎

爲致治乎
爲于僞翻帝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

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

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

篤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
謂傳

於版築呂望起於屠釣
也行下孟翻說讀曰悅
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

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

卿孰若四科

魯三卿季孫孟孫叔孫氏也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著作佐

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

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

入朝

劉昶自彭城入朝朝直遙翻

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

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

人名器無別

別彼列翻

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

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

後之流內銓流外銓

益分於此復扶又翻

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

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爲干僞翻渾胡本翻

臣光曰選舉之灋先門地而後賢才

先後皆去聲

此魏

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

不在於世祿與側微

書序虞舜側微孔穎達疏曰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

謂之微

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

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

世俗者誠鮮矣

鮮息淺翻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爲城

陽王

鸞以赭陽之敗降封今復之勰音協

二月壬寅魏詔羣臣自非

金革聽終三年喪

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

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

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耆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

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熊氏曰國老謂鄉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萇曰黃黃髮也耆老艾也陸德明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漢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者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耳耆音苟郡縣之下當有逸字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

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毛萇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長知兩翻

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

乘繩證翻校戶教翻校欄

格也飾其校飾其欄格也又居效翻義與鈇同以金飾器謂之鈇上志慕節儉太官

嘗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

之今

裹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胡桃仁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大纜二指許不勞四破也者

又嘗

用阜莢以餘灩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阜莢木極高大莢形如豬牙去

垢膩洗沐多用之灩音鄴狄翻更居孟翻再也

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上

欲壞之

太平御覽云鎗卽鎗字壞音怪下同

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

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

玉燭寶典曰正月爲端月其一日爲上日亦云

三元謂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也

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上不

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

內宴於宮中謂之曲宴

穎胄曰陛下前

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

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

決詔敕

按蕭子顯齊志六署者尙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入議疑讞六

案也九府者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文武勳舊

皆不歸選部選須緝翻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

繁密南康王侍郎潁川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

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嶸乎萌翻

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注云親受其職居其

也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

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嵩古老翻斷音短不

讀曰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

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

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

化王莽之親御燈火其計慮亦如此耳爲于僞翻

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灋護來降

以蕭子顯齊書考之

廣州不在太和十年分置三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魯陽意此時廣州亦當置于魯

陽也降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

櫟城卽左傳吳

伐楚入棘櫟麻之櫟杜預注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五月丙戌魏營方澤

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

此諸陵皆謂在

河南

丁亥魏主有事於方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馮

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

一早卒其一得幸于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

后殂帝立熙少女爲皇后

幾居豈翻少詩照翻

旣而其姊疾愈

帝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

長且先入宮不率妾禮

復扶又翻長丁丈翻今知兩翻率循也

后頗愧

恨昭儀因譖而廢之

為後昭儀為后及不終張本

后素有德操遂

居瑤光寺為練行尼

練行謂修練戒行也瑤光寺在洛陽宮側行下孟翻

魏

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

請見帝在崇虛樓

武帝永明九年魏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蓋遷洛後建

崇虛樓於禁中齋戒則居之見賢遍翻

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

舍人即中書舍

人問其所以

來請見之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

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

惶惶無復情地

少詩沼翻復扶又翻

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

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此吐

至翻

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使疏果

吏翻

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

萬民塞咎耳塞悉則翻是夕大雨魏太子恂不好學體

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

私著胡服好呼到翻著陟略翻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

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

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中領軍元儼

勒門防邊嚴勒門衛以防邊其變騎奇寄翻入夜乃定詰旦尙書陸

琇馳以啓帝詰去吉翻琇音秀帝大駭祕其事仍至汴口而

還汴口汴水與河通之口至此甲寅入宮引見恂數

其罪親與咸陽王禧更代杖之百餘下見賢遍翻數所具翻更工

衡扶曳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起 丁巳魏相州

刺史南安惠王楨卒相息亮翻諡法柔質愛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九月

戊辰魏主講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冬十月戊戌

魏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賁音奔 司州民

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此時魏以洛爲司州調徒弔翻 魏

吐京胡反魏世祖太平眞君九年置吐京郡水經注曰吐京卽漢西河郡土軍縣夷夏俗音訛

也 詔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帥并肆之眾以討之

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縣西河吐京定陽北鄉正平五城中陽絳郡皆屬焉并州領太原上黨樂平

舞郡太平眞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鴈門郡帥讀曰率下同 彬植之子也彬遣

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車突谷又破之

五代史志

離石郡太和縣後周置烏突郡烏突縣蓋因車突谷而名之也

俘雜畜以萬數蓄許救翻

詔以彬爲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

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大怒曰小寇

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

治直之翻

若不能克必須大

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身先

將士

身先悉薦翻

討去居平之

魏主引見羣臣於清徽

堂

見賢過翻

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

頓首謝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

親古人所貴

左傳以是語美后

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恆朔

魏太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郡平城太和都洛改爲

恆州杜佑曰魏恆州在唐代郡安邊馬邑縣界朔朔

州也宋白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

置司州於洛以平城爲恆州隋雲中郡恆安鎮卽其

地後魏懷朔鎮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

州在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恆戶登翻下同

天下之

惡孰大焉若不去之

去羌

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

廢恂爲庶人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寵日夜譏恂魏書無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

丙寅按長曆魏閏十一月

置於河陽無鼻城

齊閏十二月今從齊曆

內軹縣原山南流注于河水東有無辟邑

謂之無鼻城蕭子顯曰在河橋北二里

以兵守之

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粗坐

戊辰魏置常平倉

五翻

戊寅太子寶卷冠

卷讀曰捲冠古玩翻

初魏文明太后欲

初魏文明太后欲

初魏文明太后欲

初魏文明太后欲

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

見一百三十七卷
世祖永明八年

由是有寵

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

往往不樂

樂音洛

泰自尙書右僕射出爲定州刺史自

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爲恆州帝爲之徙恆州刺史陸

叡爲定州以泰代之

爲于僞翻
下強爲同

泰至叡未發遂相與

謀作亂陰結鎮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安樂侯隆撫

冥鎮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陽

平王頤爲主思譽天賜之子

汝陰王天賜景穆太子
之子於魏主爲叔祖樂

音洛將卽亮翻驍
堅堯翻騎奇寄翻

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叡以

爲洛陽休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
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祥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緩之泰由是未發頤僞許泰等

以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

行吏部尚書者行吏部尚書事未爲真也任音王

帝召見於凝閒堂

見賢謂遍翻謂

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

誘音酉

脫或必然今遷

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

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強爲我北行

強其兩翻審爲于僞翻

觀其執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

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

深謀遠慮臣雖驚怯足以制之

驚音奴

願陛下勿憂雖

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正復同

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

漢文帝
二年初

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

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

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魏晉以下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杖左右帶御仗在

天子左右者授澄以爲衛使疏吏翻仍行恆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

夜告云秦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頤刺朔州在平

至平城二
百六十里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

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秦旣謀亂應據堅城而

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執弱斌音彬量音
良度徒洛翻秦旣不

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

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

漢宣帝幸宣室齋居

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魏謂平城爲代都治直之翻騎奇寄翻

出其不意曉諭秦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秦計無

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

帥讀日率

走出城西追擒

之澄亦尋至

尋繼也

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

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

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

陶餘招翻

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魏

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

粗舉

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見賢遍翻粗生五翻

唯南寇未平安能

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

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雖至翻此國

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

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瀟須先論人事後

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尙新秋穀不

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

年朕擁兵二十萬齊世祖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之大和十七年也魏定遷洛之議而止

南伐之師至去年方入寇蓋十九年也二十萬亦當作三十七萬事並見上年去猶昨也又按當時眾號三十萬實則

二十萬耳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

復云人事未備復扶又翻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

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

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魏既都洛
逼近淮漢

故急於南伐
以攘斥境土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

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

下善人少惡人多少詩
沼翻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

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司馬牛之於
桓魋柳下惠

之於盜跖皆兄弟賢不肖既相遠而兄弟
罪不相及古法也豈不哀哉桓魋柳下惠
盜跖之石翻

帝善之遂除其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龜背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齊紀七

起疆圉赤奮若盡著
雍攝提格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春正月大赦

考異曰齊帝紀云庚午大赦按長麻是月己丑朔無庚

午故
不日

丙戌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

語及太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

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乙巳魏主北巡 初

尚書令王晏爲世祖所寵任 事見一百三十六卷世祖永明七年 及上

謀廢鬱林王晏卽欣然推奉 事見一百二十九卷元年 鬱林王已

廢上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

怯今定何如上卽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

故事旣居朝端 尚書令位居朝臣之右朝直遙翻 事多專決內外要

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 事際謂舉

事之際須者倚其爲用 而心惡之 惡烏路翻 嘗料簡世祖中詔 料音聊

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得晏啟諫世

祖以上領選事

身一百二十七卷
明八年選須絹翻

以此愈猜薄之

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

遙光曰晏尙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

爲于
僞翻

上默

然上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

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

數所角翻
相息亮翻

云當大貴與

賓客語好屏人清閑

好呼到翻
屏必郢翻

上聞之疑晏欲反遂

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

朝直遙翻
探吐南翻

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啟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

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

帥所
類翻

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

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

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

於華林省誅之

省在華林園因名元會畢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

考異曰晏傳云

誅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

會禮

後耳并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

明達蓋世祖時主帥

及晏子德元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

識用微弱謀奉以爲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爲廣州刺

史上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

弟也

從才用翻下晏從同

蕭毅奢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

陷之

毅高帝從子新吳侯景先之子也好呼到翻

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

弱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僂

少詩照翻朝直遙翻見賢

遍翻雙力主翻鞞躬曲不敢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

身也俯低頭僂曲背長知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通鬱林王之

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

恩荷下可翻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

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欲使之死鬱林之難也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

騎將軍帝初卽位進晏爲驃騎大將軍噉徒濫翻又徒覽翻驃匹妙翻騎奇奇翻集會子

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

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

也晉宋閒人多謂從弟爲阿戎至唐猶然如杜甫思

於從弟社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

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閒謂晏曰時事稍

異兄亦覺不開古莧翻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

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

而身具二罪見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晏外弟尉

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尉氏縣漢屬陳畱江左僑置

本尉氏人此時未必居秦郡界外弟妻弟也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

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既吐其所食者又覆其所餘者及晏

敗人爲之懼爲于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

于罪卒子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甲子以左僕

射徐孝嗣爲尙書令代王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

刺史

代晏弟
訓也

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

黨問之

見賢
遍翻

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

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

徙遼西爲民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僞征北將軍
恆州刺史鉅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

叔平陽王安壽成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
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馮翊公自鄴安樂公主拓跋阿

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
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與魏書名姓全不同今從

魏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

不樂

樂音
洛

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

令其不生同異而已

示以事理之大歸而已
不反覆告語之誘音酉

及朝臣

皆變衣冠朱衣滿坐

朝直遙翻
坐徂臥翻

而不獨胡服於其閒

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强也

強其兩翻

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畱恂

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

陜北卽恆朔二州之地關卽鴈門之東陜西陜二關也斷

丁管翻陜音刑

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

雖折難

折之列翻難乃旦翻

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

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

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

爲民畱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

同產同母兄弟

餘子徙敦煌

敦煌門翻

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軍

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旣誅帝賜冲烈詔曰叡反逆

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

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不

恆州刺史府賜死而免其孥戮書甘誓曰于則孥戮

死於獄故曰別府免其孥戮汝孔安國注曰孥子

也免其孥戮謂劓妻子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連

免死徙遼西也孥音奴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

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人君所以馭臣之

大柄也此周禮所謂八柄馭羣臣者也于讀曰與是故先王之制雖有

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于

通鑑二百四十一
魏棘之下

此周禮所謂八議也。魏棘公卿之位。可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

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
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
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
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
令誘之使陷于死地也

誘音酉

刑政之失無此爲大

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秦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帝

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

酋自秋翻長知兩翻

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以鴈避寒而南來望暖而

北還也朝
直遙翻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石

離石漢縣屬西河郡隋爲

離石郡唐爲石州

叛胡請降詔宥之

降戶江翻

夏四月庚申至龍

門遣使祀夏禹

水溼注龍門上口在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龍門下口在河東皮

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祀焉

癸亥至蒲坂祀虞舜

皇甫謐云舜都蒲坂故又

於此祀焉坂音反

辛未至長安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過

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

復扶又翻

魏主使

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齋椒酒詣河陽賜

恂死

椒味辛大熱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漢桓思后之議李咸擣椒自隨帝煮椒二斛以殺高武諸子

孫皆是物也

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

斂力贍翻瘞一計翻

癸未

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城葬以殊禮

諡法思慮果遠

日明謂祕遠慮果於達難而歸魏也

五月己丑魏主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豐武王於鎬亦於故都

祀之也周之豐鎬漢時悉在上林苑中使疏吏翻 六月庚申還洛陽 壬戌

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魏太宗泰常八年置濟州于濟北編

嶽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清河郡相息亮翻濟子禮翻 將入寇 魏穆泰之反

也中書監魏郡公穆羆與之通謀赦後事發削官爵

為民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遜

位 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畱 秋七月魏立昭儀

馮氏為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

陽暴卒於其縣

馮昭儀既譖廢其妹又潛殺太子之母其心蓋梟獍也以魏主之明而使

之正位椒房他日不死于其手者幸耳其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晉及後魏屬汲郡唐衛州其城縣即其

地共音恭

戊辰魏以穆亮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冀州刺史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將南伐也

壬

戊魏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

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

帝卽位尊始安貞王曰景皇稱皇不

稱帝用漢制也

甲戌魏講武于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

吏部尙書任城王澄居守

任城王澄至是始爲眞吏部尙書守式又翻

以

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尙書

中丞當作中尉度徒洛翻

與僕射李

冲參治畱臺事

治直之翻

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

勰音協

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

陳思求而不允

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以攻吳蜀帝不許

愚臣不

請而得何否秦之相遠也

天地交曰泰天地不交曰否陳思於魏文上下之情

不通故曰否勰則君臣兄弟之情無閒故曰泰否皮鄙翻

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

曹以才名相忌

二曹謂魏文帝陳思王也

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

遣軍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成緒

陽

緒音者

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

起戍舞陰

蕭子顯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雍州靈蠻府自宋未有雙頭郡太守率治一

處舞陰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為西汝南北義陽二郡治所

魏以氏帥楊靈珍

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

魏置梁州於仇池置南梁州於武興帥所

類翻降戶

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

質音致

遣其弟

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

將卽亮翻

騎奇寄翻

殺其二弟集同集眾集始窘急請降九月丁酉

魏主以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

討之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

樊鄧

此時魏荊州猶治魯陽樊鄧逼近洛陽欲先取之以廣封略

眞度引兵寇南

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

此謂去年沙場之敗也擊敗補邁翻

魏主怒以

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

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吹脣沸地

吹脣者以齒齧脣作氣吹

之其聲如鷹隼其下者以指夾脣吹之然後有聲謂之嘯指

辛丑魏主畱諸將攻

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郭克之

宛於元

無翻城之外郭曰郭

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

延景

考異曰齊書作公孫雲今從魏書

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

如曷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

六龍之首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人君之象也

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

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

梟堅堯翻

且

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

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

明帝夷滅武帝頃子孫故謂之讎

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

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

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

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

宗

言帝自小宗入爲高
帝第三子以紹大宗

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

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

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

將即亮翻

反己而言不

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

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

人衣如旣翻虎頭帽者帽爲虎頭形

伏

于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

射之

度射而亦翻

應弦而斃乃得免

李崇槎山分道出

氏不意表裏襲之

槎士下翻逆斫木也

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

靈珍之眾滅太平崇進據赤土

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

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

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

萬屯鷲峽

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

飛龍峽以氏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龍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

武興今爲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建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戍此其是

歟鷲峽當在龍門西南從才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鷲音就

樹塞路鷲峽之口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

塞悉則翻

礮盧對翻碑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

壘音盧對翻崇命統軍慕容拒帥眾五千從它路入

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

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
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
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
崇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
集其地 丁未魏主發南陽畱太尉咸陽王禧等攻
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
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
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
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

將別軍屯赭陽

右軍府右軍將軍府也將卽亮翻下同

成公期遣胡松

引蠻兵攻其營

胡松時助
成赭陽

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

高瀆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

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

五代史志曰後魏每
攻戰克捷欲天下聞

知迺書帛建于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顯宗若露布
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搖城中堅守

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

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

韓顯宗對策甲科除
著作郎故云在東觀

觀古玩翻哂矢引
翻笑不壞顏曰哂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

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

罪彌大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責
也過也甚之之辭也復扶又翻

臣所以不

敢爲之解上而已

丁度集韻解居隘翻聞上也上魏
時掌翻自下而聞于上謂之上魏

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

雍於用翻

同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

樂音洛

若侵虜

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

此卽漢沛郡之虹縣城也師古曰虹音貢南北兵爭其地在下邳夏丘縣界唐復爲虹縣屬泗州虹今讀

如絳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

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

十五將降于魏

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丁酉魏敗齊兵于沔北

通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

丙辰以楊靈珍爲北

秦州刺史

考異曰齊氏傳作北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

野人張膺帥萬餘家據柵拒魏

膺與豬同陟魚翻帥讀曰率下同

十

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

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考異曰齊魏虜傳云均口今從虎傳

余謂曹虎之頓

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彊而不敢進也

丁丑詔遣度支尙

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眾二萬騎千匹向襄

陽雍州眾軍並受節度

度徒洛翻雍於用翻騎奇寄翻

庚午魏主南

臨沔水

沔彌充翻

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

魏南青州黃郭戍

魏收志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置義塘郡治黃郭城又按五代志海

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立義塘郡及懷仁縣曇徒含翻

魏戍主崔僧淵

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

太倉口

據傳永傳太倉口在魏豫州界是時魏置豫州於汝南新息縣廣陵城與齊義陽隔淮對

楚王薨城魏蓋於此肅復令永擊之復扶永將心腹

置戍因謂之楚王戍又翻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塹七夜伏戰士千人於

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分扶永伏

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畱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

救之將即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

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

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

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

使喪膽喪息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

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守式永有勇力

浪翻又翻

壘則大倉口當在淮北岸以魏人積倉粟于此而有是名也魏豫州刺史王肅使

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

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

好呼到翻

下好學同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

伏于營外又以瓠貯火

瓠戶悞翻匏也貯丁呂翻盛也

密使人過淮

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

然與燃同

是夜

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

水

趣七喻翻

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

溺奴

狄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

魏楚王戊

裴叔業蓋自徐州遷爲豫州水經注銅陽縣有葛陵城城東北有楚武王家民謂之

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

傳脩期耳

言永有武幹又有文才也傳永字脩期

曲江公遙欣好武

事

好呼到翻

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

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祏

帝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

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

中用事遙欣爲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鎮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

惡之

惡鳥路翻

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

有異迹

包藏禍心者謂之異迹形見于事爲謂之異迹

上乃以季連爲益州

刺史

爲後劉季連據益州張本

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

之子也思考劉遵考之弟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

玄入貢于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

軍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眾儒遣

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

安保而安保不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

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使高昌朝姓也漢有暈錯史記作朝錯

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儒復遣顧禮將世子義舒迎安保復扶又翻下同

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

遷相與殺儒魏太和五年馬儒始王高昌至是為國人所殺立麴嘉為王麴氏

得高昌始此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復臣於柔然安保獨與顧禮馬義

舒還洛陽

永泰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加中軍

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

魏統軍

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

降戶江翻

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

史言劉思忌忠于所事

乃殺

之於是沔北大震

沔彌兗翻

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

湖陽縣故

蓼國漢屬南陽郡晉宋省齊於此置戍湖陽既入魏置西淮安郡唐爲湖陽縣屬唐州

辛卯赭

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

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嚮而

食之

黃瑤起殺王肅父奐見一百二十八卷世祖永明十一年

乙巳命太尉陳顯

達救雍州

雍於用翻

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

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

十王下所殺者是也

每朔望入朝

朝直遙翻

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

意呼遙光爲司徒

徒也考之遙光傳時未拜司徒詳考齊史帝弟安陸昭王緬先帝卒建武元年贈司徒此蓋指言緬諸子也

高武子孫日益長大

長皆音丁丈翻今知兩翻

上欲盡除高武

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

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

足疾

遙光生而有蹇疾

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

望賢門華林園門也

本名鳳莊門以遙光父諱鳳改焉

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鳴

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

左右以此規知之屏必郢翻索山客翻

會上疾

暴甚絕而復蘇

復扶又翻

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

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

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

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鉉太祖子子岳至子夏皆世祖子昭粲昭秀世宗子夏戶雅翻鉉等已死乃使公卿

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

難將一人手掩

盡天下目齊明帝之詔類如此

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于琳淚盡繼

之以血

濟子禮翻必翻又兵媚翻

親視殯葬畢乃去庚戌魏

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

是時魏不攻壽陽疑壽字誤

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

降宛於元翻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

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宋秦始三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羣從多仕於魏而思安得爲

伯玉請從才用翻數爲上所角翻下于僞翻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

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總音協使疏吏翻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

敗於鄧城鄧縣漢屬南陽郡宋大明未割襄陽西界爲京兆郡鄧縣屬焉其地在隋襄陽郡安

養縣界唐貞元中又改安養縣爲鄧城縣今鄧城縣

在襄陽城北二十里隔漢水按南北對境圖自鄧城

南過新河至樊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陷沒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

襄城并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也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瀆憲

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帥讀曰率行下孟翻

騎奇寄翻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

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

既而魏眾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

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

死戰斷丁管翻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鬧溝據蕭子顯齊書鬧溝近沙碣沙

碣在宛縣界蓋碣水入此溝南流逕鄧城界而入于漢也軍人相蹈藉藉慈夜翻橋皆

斷壞魏兵夾路射之射而亦翻殺傅灋憲士卒赴溝死者

相枕枕之鳩翻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

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沔北有樊城山陽所據蓋卽此城也至

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

主將十萬眾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

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

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

義陽

渦陽城在漢沛郡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南時為魏南兗州治所杜佑曰唐為亳州蒙城縣地

渦音

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

魏南兗州領下蔡及梁譙

沛等郡濟子禮翻

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

丈以示城內

高居傲翻

別遣軍主蕭瑣等攻龍亢

龍亢縣漢屬沛

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晉灼曰亢音剛龍亢城南臨渦水瑣公同翻

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

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

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

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

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

懸瓠

將卽亮翻

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

魏平州治肥如城領遼西北平二郡

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

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于更往

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

少詩沼翻

多分兵則禁旅有闕

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

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

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

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

勝音升下不勝

叔業還保

渦口

渦口渦水入淮之口也渦口對淮南岸卽齊馬頭郡杜佑曰渦口今臨淮漣水縣非也

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

李彪衛國頓丘人家素寒微少孤貧而好學

朝

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

之

清淵縣漢屬魏郡晉以來屬陽平郡朝直遙翻好呼到翻

冲亦重其材學禮遇

甚厚薦于魏主且爲之延譽于朝

爲于僞翻延譽者爲之聲譽使所聞

者公私汲引

既公言之于朝而薦之於上又私語同列引而進之引水而上曰汲取此義也

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

彈徒丹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

魏主賢

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疎之

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銜之

復扶又翻坐徂

臥翻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

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沖爭辯形于聲色數所自

以身爲瀆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

積其前後過惡禁彪于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

勝音升亮公行僭逸坐與禁省言坐與而入禁省也

敬私取官材輒駕乘黃乘黃御馬也乘繩證翻杜佑

黃廐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或亦名飛黃背無所

憚懾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尚書

錄令僕射尚書同坐處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

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見事謂彪見所犯之事也

見賢遍翻
治直之翻

沖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

載子

亥

翻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

人後稍察其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

來彪兼尚書

彪以中尉兼
度支尚書

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

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

振古自
古也

校其

行寔天下佞暴之賊

行下
孟翻

臣與任城卑躬曲已若順

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

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

列謂陳
列其事

宜殛彪於北荒以

除亂政之姦

詩曰取彼諧人
毛注云北方寒涼而不毛

所引無證宜

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蠅之譖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
譏人罔極交亂四國

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帝覽表歎悵久之曰不意畱

臺乃至于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

也李彪字道固僕射謂冲也黃門侍郎宋弁素怨冲而與彪同州

相善弁廣平人彪頓丘人二郡皆屬相州陰左右之左音佐右音佑有司處彪

大辟處昌呂翻下久處同辟毗亦翻帝宥之除名而已魏孝文於此可謂明矣

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

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數所具翻瞋昌眞翻呼火故翻折而設翻

中尉得罪而御史皆泥首面縛以謝冲以朝儀言之無是理也魏主所謂僕射亦爲滿不亦信哉冲

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

彪小人悖其季翻腕烏貫翻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爲肝裂怒氣傷肝

怒甚發病而醫不能療故以爲肝裂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勝音升

贈司空冲勤敏彊力久處要劇處昌呂翻文案盈積終日

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

凡四母少時每多忿競少詩照翻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

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

有餘時人以此少之少詩沼翻下同魏主以彭城王勰爲

宗師魏置宗師見一百二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勰音協詔使督察宗室有

不帥教者以聞帥讀日率夏四月甲寅改元改元永泰大

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會工

外翻將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疑備者疑其爲變而爲之防

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

堪勝也宜適也問其尚能勝兵及適用與否也

數所角翻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

少詩

前二歲

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

齊

武帝以上諸陵皆在武進行下孟翻

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

怖普布翻

上

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尉之

自建康東入會稽尉與慰同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

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

大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因名焦尾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

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桓譚新論五絃第一絃爲宮

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懣

歌晉志曰懊懣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顛仕佑曰懊懣歌石崇妾綠

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懊於曰常歎負情儂

報翻儂如冬翻仲雄傲其曲而作歌

儂音農吳語也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

惡烏路翻上愈猜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

東將軍吳郡太守瓌古同翻守手又翻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

外傳言當有異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敬則聞之竊曰東今

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易以鼓翻吾終不受

金嬰金嬰謂鳩也賜死者以金嬰盛鳩酒故云然敬則女爲徐州行

事謝朓妻朓土了翻敬則子太子洗馬幼隆遣正員將軍

徐岳以情告朓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爲正員將軍次爲員外將軍洗悉薦翻爲

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啟以聞敬則城局

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

官掾王公林

自晉以來諸郡有五官掾

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

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

令司馬張思祖草啟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

信且忍一夕

言且遲一夜也

其夜呼僚佐文武檣蒲謂眾曰

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閣丁興懷曰官

祇應作爾

言應作如此事謂應反也

敬則不應明日召山陰令王

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

臺傳御史臺所遣督諸郡錢穀者傳株戀翻

敬則

橫刀跂坐

跂坐垂足而坐跟不及地跂去智翻

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

庫見有幾錢物

見賢遍翻

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

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

將引也

王公林又諫曰

凡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拒不更思

拒豈也

敬則

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敬則舉兵反招集配

衣

配分給也衣於既翻分給袍甲以衣被之

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肩

棄官隱居若邪山

若邪山在會稽東南四十里邪讀日耶

敬則欲劫以

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

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

肩尚之之孫也

何尚之柄用于宋文武兩朝

庚午魏發州郡兵

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復欲南伐也

魏趙郡靈

王幹卒

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上聞王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

兄員外郎世雄

此卽敬則世子仲雄也
仲世二字必有一誤

記室參軍季

哲

敬則爲大司馬以
其子爲記室參軍

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

少詩
照翻

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

長知兩
翻將卽

亮翻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

恪疑之子也

豫章王巖武帝
之弟疑魚力翻

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

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

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

覽等處中書省

寶義皇子寶覽姪
也處昌呂翻下同

高武諸孫處西省

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三
省以門下省爲西省中書省爲東省

敕人各從左

右兩人過此依軍灑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

醫養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

前漢都水屬水衡都尉後漢光武省

水衡都尉并少府都水屬郡國晉屬大司農蕭子顯志無都水都官尙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

作大匠然齊大匠卿不常置故都水之官不見於志孩何開翻須三更當盡殺之

也三更丙夜也更工衡翻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

名于奏白曰刺啟奏也既達姓名又啟陳其事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

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畱其事

須臾上覺單上演翻少詩沼翻覺古孝翻寢而寤謂之覺景雋啟子恪已至

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

幾誤人事單景雋具以子恪所啟之事對上乃謂幾爲遙光所誤而濫殺幾居希翻乃賜

王侯供饌饌雜戀翻又雜皖翻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

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

緬上弟也緬彌克翻

敬則帥實甲萬人

過浙江

今之錢唐江也帥讀曰率

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

松江在吳郡吳縣南古笠澤也今屬蘇州吳江縣

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

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

之者十餘萬眾

將卽亮翻擔都甘翻篙古勞翻竹竿也用卽亮翻

也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

公上複姓也敬則本晉陵南沙人故范脩化舉縣應之

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

而過

蕭氏之先葬武進高帝之殂也從其先兆亦葬武進號秦安陵敬則懷高帝恩故慟哭而過陸

游曰自常州西北至呂城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

慟哭而過是也距丹楊縣三十餘里丹楊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宋白曰吳大帝改丹陽爲武進縣吳末

併入晉
陵縣

烏程丘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

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

長岡埭

長岡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下夾埭埭卽今之上金斗門易以鼓翻艦戶踏翻埭徒耐翻

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畱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

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

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

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

驤思將翻

右僕射

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

湖頭在玄武湖頭也其地東

接蔣山西巖下西抵玄武湖隄地勢坦平當京口大路

恭祖慧景之族也

前書後軍

將軍崔恭祖按魏晉以來官制左右前後將軍是爲四軍恭祖位號未能至此齊書王敬則傳作後軍將

軍直閣將軍崔恭祖恭祖若爲後軍敬則急攻興盛將軍不應下帶直閣將軍此必有誤

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

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

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素山容翻上時掌翻刺七亦翻興

盛軍客袁文曠斬之軍客齊書王敬則傳作軍客南史有軍容馬容如桓康爲齊高

帝軍容蕭摩訶馬容陳智深斬陳叔陵蓋皆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爲名

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

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上時掌翻征虜

亭在方山南自玄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急裝謂縛袴也

戎裝謂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計

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

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裁少日謂不及二臺

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眾太守王瞻

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灋窮法謂盡法繩上許之所

全活以萬數瞻弘之從孫也王弘之以仕晉宋武帝辟召無所就從才用翻

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唐六典曰吏部郎職在選舉魏晉用人妙

于時選其諸曹郎功高者遷吏部郎歷代品秩皆高于諸曹郎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郎品第六

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

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恆戶登翻謝吏部今授

超階讓別有意朓自兼殿中郎遷吏部郎故曰超階朓恥以告婁父得官故曰讓別有意

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眇妻常懷刃欲殺眇

眇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

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國秩彭城國秩也職俸魏所居職合受之俸也親恤亦魏

朝給魏以恤親者聽音協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職俸便

停親國聽三分受一 親國謂親恤國秩也壬午又詔損皇后私

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 嬪毗賓翻在軍

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蕭衍

爲雍州刺史 爲後蕭衍以雍州起兵張本雍於用翻 己酉上殂于正

福殿 年四十七遺詔徐令可重申前命 徐令謂徐孝嗣也孝嗣爲尙書令建

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重直龍翻 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祐可右

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

陳太尉

尉謂顯達

內外眾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昶其

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俊

蕭惠休崔慧景

俊七倫翻又丑緣翻

上性猜多慮簡于出入竟

不郊天

天子即位當奉珪幣以見上帝於南郊

又深信巫覡

覡刑

每出

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聽覽

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本草曰白魚味甘平無毒主胃氣開胃下食去水氣令人肥健大者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按此求

文簿中白魚則所謂蠹書魚也本草謂之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療偏風口喎衍義曰衣魚多在故書中

久不動衣帛中或有之身有厚粉手搖之則粉落

太子即位

八月辛亥魏

太子自洛陽朝於懸瓠

朝直遙
翻下同

壬子奉朝請鄧學

以齊興郡降魏

武帝永明三年置齊興郡屬郢州其地當在西陽弋陽二郡界

魏

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

者爲主相帥北叛

帥讀曰率

魏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

之大敗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

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自懷朔以東悉稟

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

熙道武之子

八月葬

明皇帝於興安陵

陵在曲阿

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

極殿欲速葬

惡烏路翻

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

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

臨力鳩翻哭也

無髮號慟俯仰

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鶯啼來乎

號戶高緡

漢五行志曰鵝鶯或曰禿鶯師古曰鶯鶯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抆水食魚因名禿鶯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鶯性貪惡今俗呼禿鶯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

禮不伐喪

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

大其不伐喪也

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

旬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

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

軍丹楊徐謩善醫

徐謩丹楊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慕容白曜克東陽謩遂爲魏所獲

善九章翻

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

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

榮辱乃繫存亡勰又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

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周公金縢之事以周公之至誠行之

則可若王莽則僞也魏主疾有閒閒如字朱元晦曰閒少差也丙午發懸瓠

舍于汝濱集百官坐徐謩于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

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臚陵如翻諸王別餉賚各不減

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爲

皇后 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遁逃若悉

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言六鎮各遣一使令各推檢一鎮使

疏吏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從役者卽

令赴軍

令赴南伐之軍也

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

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

帥讀

日率降戶江翻

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

主自鄴班師

北征至鄴而高車已降遂班師

林邑王諸農入朝海

中值風溺死

武帝永明十年范諸農得國朝直遙翻溺奴歷翻

以其子文款

爲林邑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齊紀八

屠維單
閏一年

東昏侯上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

義有癡疾故立帝爲太子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荆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爲

東昏侯荆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廢爲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太尉陳顯達

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去

魏克雍州五郡雍於用翻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元英即拓跋英魏既

改姓元氏史乙酉魏主發鄴去年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今車駕

始自鄴發辛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

冢冲死見上卷上年魏主令葬冲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過其冢按魏主詔代人遷洛者

葬洛餘州從便冲隴西人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畱守

也以其貴寵亦令葬洛 官語及冲輒流涕李冲與任城王澄等同守畱臺魏主還洛見畱守官而冲已死故語

及輒流涕念之甚也守式又翻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

舊俗少變不任音王難力智翻少詩對曰聖化日新

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

此代北婦人之服也

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著陟略翻襖烏浩翻袂衣也

何謂曰新對曰著者少

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耶

澄與雷守官皆免冠謝

史言魏主汲汲於用夏變夷

甲辰魏大赦

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

彪既得罪歸鄉里故

迎魏主於鄴南

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

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

恂被收見一百四十

卷明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

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

赴洛陽帝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

散悉但翻

散載者不加繫縛

會赦得免

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

二

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 魏主連年在外魏主

自明帝建武元年南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菩薩翻

葛翻及帝在懸瓠病篤事見上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

侍雙蒙等爲之心腹雙姓蒙名姓譜頡帝後封彭城

公主爲宋王劉昶子婦寡居昶丑兩翻后爲其母弟北平

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后爲于偽翻

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爲

帝疑而祕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馱禱

馱於葉翻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

主稱制者文明太后后之姑也其包藏禍心當賞報

又於琰翻
若此豈非姑之教邪少詩照翻

不貲

貲即移翻貲之爲言量也
不貲言無量之可比也

帝還洛收高菩薩雙

蒙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

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

陳后淫
洪之狀

既而召彭城王

勰北海王詳入坐

勰音
協

曰昔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

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脅

嫗威遇翻
老婦曰嫗

吾以文明太

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言若有
人心必

當自取
盡也

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

再拜稽首涕泣

稽音
啟

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

禮

嬪毗
賓翻

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

太子儲君也命不
復朝謁絕之不使

以母禮事之復扶
又翻朝直遙翻

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尙恭宗

女博陵長公主

景穆太子廟號
蒸宗長知兩翻

熙有三女二爲皇后

一爲左昭儀

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寺
之練行尼魏主忍爲之廢后非得罪於

宗廟也幽后所爲彰灼如此乃不能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邪

由是馮氏貴寵冠

羣臣賞賜累巨萬

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

公主生二子誕

脩熙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尙書庶子聿爲黃

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

庶子妾御所生以此
觀之魏以黃門郎與

黃門侍郎爲兩官
同直同直禁中也

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

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

詛莊助
翻呪也光曰不然

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

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

悛丑
緣翻乃白

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

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

老杖脩百餘黜爲平城民及誕熙繼卒

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

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幽后尋廢

太和二十一年幽后廢

聿亦擯棄馮氏遂

衰

史言外戚罕有能全保其福祿者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

總音協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

按陳

顯達傳馬圈在南鄉界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圈鎮漢涅

陽縣也圈渠篆翻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

噉徒濫翻又徒覽翻癸

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

絹遂不窮追

史言齊師貪鹵掠以縱敵將卽亮翻

顯達又遣軍主莊巨

黑進擊南鄉拔之

莊戶複姓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舊治也

魏主謂任

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任音王

三月

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

守音狩凡畱守太守之守皆同

以右

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

攝七兵事者攝

尚書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又分中外兵各爲左右後

魏遂爲七兵尚書

弁精勤吏治

治直吏翻

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

主至梁城

魏收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

唐志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梁縣又有梁縣故城在西南四十五里

崔慧景攻魏順

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

五代志鄧州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置順陽郡

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

鄧州穰縣西亦後漢穰縣地

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

騎五千救之

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

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

離力智翻

飲食必先嘗而後進

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

斬勰承顏伺閒多所匡救

伺相吏翻閒古覓翻下間道同

丙戌以勰

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使疏吏翻

勰辭曰臣恃疾無

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摠軍要

軍要猶言軍權也左傳曰握兵

之要杜預注云威權在己治直之翻

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

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

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

心寄謂推心以託之也

丁酉

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水經曰均水出

浙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河注云即郡國志筑陽縣之涉都鄉均水於此

入河謂之均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楚王建見一百二十五卷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陳顯達引兵渡水西均水之西也據鷹子山

築城人情沮恐沮在呂翻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

免胄陷陳陳讀曰陣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

戌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幔莫

半翻盛時征翻閒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磧七迹翻

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

還還從宣翻又左軍將軍張千戰死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

齊書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洧均口

水經

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洧水洧水又南流注于洧水謂之洧口詳考經及注洧水均水實一水也故謂

之洧均口廣平馮道根沈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僑

陽縣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鄴陰比陽等縣按水經注朝陽在新野西白水又出其西說顯達

曰洧均水迅急易進難退說輸芮翻魏若守隘則首

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鄴縣卽漢蕭

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僑立廣平郡鄴縣屬焉馮道根廣平鄴人也水經沔水自均口東南過鄴縣

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陰城縣西魏置鄴城郡隘烏懈翻鄴音贊列營相次鼓行而前

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私屬者家之

黨非官之所調發者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

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詔以道根爲汧均日成

副凡邊戍有主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陳顯達之敗固是弱不可

以敵疆亦天爲之也齊師潰於戍戍魏主殂於丙午儒顯達更能支持數日安知不能轉敗爲功邪御

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

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爲江州

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

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

乖陰德記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鄭注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吾死之後可

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

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

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漢武帝託

昭帝於霍光昭烈帝託後主於諸葛亮事並見前況汝親賢可不勉之魏泣

曰布衣之士猶爲知己畢命古語有之士爲知己者死爲于僞翻況臣

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託靈託體皆兄弟同氣之謂也但臣以

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

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

元宰復扶又翻摠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

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

更爲未盡始終之美彭城王鯁慮禍避權如此猶終不免於高肇之手況咸陽王禧

北海王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

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懋美也與白雲俱潔厭榮

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紱音弗少詩照翻鄭康成曰綢繆猶纏綿

也綢直留翻繆莫侯翻未忍睽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

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

鎮南將軍王肅爲尙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

左僕射尙書宋弁爲吏部尙書與侍中太尉禧尙書

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

年三十三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間古覓翻嘗

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從干容翻我後子孫邂逅不肖不期

而會曰選迨肖似也不似其先

曰不肖選戶懈翻迨胡豆翻

汝等觀望可輔則輔

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它人有也

以禘之驕貪如此孝文以此語之是

啟其姦心也景明之禍帝實胎之

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

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

處昌呂翻

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瀆雖嚴

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闕略嘗于食中

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

宗廟二分之祭

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

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朏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

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

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粗脩橋梁通車

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

粗坐五翻去羌呂翻剗楚限翻

在淮南行

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

踐息淺翻

或伐民樹

以供軍用皆畱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

濯而服之鞶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彈

碎羊骨

魏紀云能以指彈碎羊髀骨羊骨唯髀骨頗脆他骨未易彈碎也彈徒丹翻

射禽

獸無不命中

先命其處而後射中之謂之命中射而亦翻

及年十五遂不

復畋獵

復扶下同

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

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

所畏忌邪

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德美

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

以陳顯達去尙未遠恐其覆相掩逼

覆反也恐凶問外露陳顯達知

之反兵追掩以相逼乃祕不發喪徒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

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

平日數日至宛城宛於元翻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

斂魏書禮志臥輿輦飾如乾象輦丹漆駕六馬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

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始加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

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畱守

于烈烈處分行畱舉止無變史言魏孝文之殂執羈練守社稷者皆能以常

處變不動聲色蓋其善用人太子至魯陽魯陽縣漢

郡魏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鎮十八年改爲荊州二十

二年罷州置魯陽郡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

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卽位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大赦彭城

通鑑一百一十二卷齊紀八

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

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推誠謂推誠於東宮官屬也盡禮謂事嗣君盡

禮也卒子恤咸陽王禧至魯陽畱城外以察其變久

之乃入亦疑勰有異志也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

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長知彥和握蛇騎

虎不覺艱難勰字彥和蛇螫虎噬握之騎之禧曰汝

恨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

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長秋卿皇后宮卿也即漢之大長秋后走呼

不肯飲走且呼也呼火故翻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

執持彊之乃飲藥而卒彊其兩翻考異曰元嵩傳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

其人顧任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
可使嵩也乃引高平侯嵩入內親詔遣之高祖紀曰
詔司徒勰徵太子與喪會魯陽踐祚按馮后傳梓宮
至魯陽乃行遺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又勰
傳高祖崩勰遇祕喪事遣張儒徵
世宗亦無高祖詔勰徵太子事 喪至洛城南咸陽

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

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去羌呂翻

行下孟翻諡曰幽皇后

諡法壅遏不通曰幽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

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

帝于長陵

長陵在瀋西

廟號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

爲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

已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使疏吏翻驃
匹妙翻騎奇

寄翻七州冀定
相瀛幽平營也

魏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

魏任城

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己上

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
故以爲羈旅肅爲尚書

令而澄爲右僕射
故以爲位加己上

意頗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

肅謀逃還江南

降戶
江翻

澄輒禁止肅

禁止不令
入宮省

表稱謀

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

尋出爲雍州刺史

按史官稱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
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大議澄每

出辭氣加萬乘而軼其上孝文外雖容之內實憚之
況咸陽王禧等乎因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國疑之

時澄之能全其身
者幸也雍於用翻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

文昭皇后

高氏卒見上卷
明帝建武四年

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

寧陵

據后傳寧陵在長陵東南

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諡曰敬

余

章

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

澄城公

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徵也魏眞君七年置澄城郡

三人同日受

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

見賢

皆惶懼失

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赫明也奕盛也爲高肇以擅權致禍張本

秋八

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魏高祖始

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位視三公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

好

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

澀色

及卽位不與朝士

相接

朝直遙

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

御刀

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祇應敕命者應於證翻

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

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祚

石祚音

右將軍蕭坦之

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內省在禁中以別華

林省及下省帖敕者於敕後聯紙書行所謂畫敕也更工衡翻

雍州刺史蕭衍聞之

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

張弘策范陽方城人衍母張氏弘策

之從父弟雍於用翻從才用翻

一國三公猶不堪

左傳晉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

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

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

衍兄懿時爲益州刺史

乃密與弘策脩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

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

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縣

西柳子山下溪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卽劉備積茅乘的盧墮處也驍堅堯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

如岡阜

大脊曰岡
大陵曰阜

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

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爲羽林監

羽林
監漢

官監羽林兵
先悉薦翻

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

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

事衍使弘策說懿曰

說輪芮翻下
又自說同

今六貴比肩人自

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

圖謀也謀相滅也或曰圖
當作屠睚五懈翻眦士懈

翻

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媿近左右慄輕忍虐

媿私
列翻

近其靳翻慄匹妙翻
急疾也輕區竟翻

安育委政諸公虛坐主諾

言必
不肯

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擁虛
位有可無否唯主作諾而已

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

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

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
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

遍翻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

聽人穿鼻

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

江祐無斷

斷丁管翻

劉暄闇

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

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

後卒

如衍所料史言朝政不綱則姦雄生心

郢州控帶荆湘

郢州當荆湘下流二州之所赴

集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

治直吏翻朝直遙翻

世亂

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

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

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

爲子偽翻

易以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

鼓翻

揣之已熟

揣初委翻

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

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愴至襄陽

愴徒監翻

初

高宗雖願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

顧命見上卷上

年江祐江祀兄弟高宗母景皇后之姪也故寄以腹心

二江更直殿內

更工衡翻更迭

也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

有異同而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瀾

珍吳興梅蟲兒等爲帝所委任

會工外翻茹音如

祐常裁折

之瀾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

盡相乖反

立異爲乖不順指爲反

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

失德寢彰祐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

夏戶雅翻

劉暄嘗爲

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

日馬何用觀妃索煑肫

肫之春翻鳥臑曰肫又徒渾翻豕也

帳下諮暄

暄日旦已煑鵝不煩復此

復扶又也

寶玄恚曰舅殊無

渭陽情

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

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玄呼

之爲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乃甥用情於舅後世率以舅不能用情於甥者爲無渭陽情誤矣恚於避

翻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

密謀于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

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

長知兩翻少

勸祏立遙

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

軍將軍

起復者起之於苦塊之中使復其位也

謂祐曰明帝立已非次

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

復扶又翻下可復復能不復生復同

恐四方

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

蕭坦之冒于榮勢豈能終喪者直以

廢立大事不欲預其禍託此以引避耳

祐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

年少脫不堪負荷

朓土了翻荷下可翻又如字

豈可復行廢立始

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

要讀如邀政是求

安國家耳

政與正同

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

致意於朓

渢房戎翻

欲引以爲黨朓不荅頃之遙光以朓

兼知衛尉事朓懼

以郎兼卿事本無足懼其所懼者以己爲遙光所引用將罹其難也

卽以祐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

率所律翻

興盛不敢發

眇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日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

地但以卿爲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

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眇爲東陽郡眇常輕祏

謝眇以人門輕江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眇付廷尉與孝嗣

祏暄等連名啟眇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

謗親賢乘繩證翻輕議朝宰眇遂死獄中謝眇以告王敬則超

擢而死於遙光之手行險以徼幸暄以遙光若立已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朝直遙翻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

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徒含翻曇慶見

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

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

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祐入見停中

書省

見賢遍翻

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

斬敬則見上卷明帝

永泰元年

祐執不與

時崔恭祖以刺什敬則與文曠爭功祐執不與當爲此也

帝使文

曠取祐

取謂殺之也

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

不

不讀曰否

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祐等死眠中大驚投出

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

行自痛也

暄自知禍將及已

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

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

起羣臣節朔朝見

朔謂每月朔旦朔旦朝參之外一月之內又自有朝參日分因謂之

節 晡後方前或際闔遣出晡後造朝帝復不出故際闔而遣退臺閣案

奏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裏魚肉還家

並是五省黃案魏晉以來有六曹尚書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爲一

省謂之尚書五省文案也藏之以爲案據尚書用黃札故曰黃案帝常習騎致適致極

也適歡 顧謂左右曰江祜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

豈能得此因問祜親戚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誅祜兄

弟獨祥免死配東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

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

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祜被

誅被皮義翻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祜罪遙光懼懼禍及也還省

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爲中書令

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

還東

府遂稱疾不復入臺城號戶高翻

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

先悉

薦翻卒子恤翻

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

荊州眾力送者甚盛

前渚秦淮渚也東府前臨秦淮

帝既誅二江慮

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

遷司徒以崇其位望而使還第養疾

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

東府東門

二州部曲自荆州豫州來者

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

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尙方取仗

仗兵仗也

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

驍堅堯翻

歷生隨信而至蕭

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

牆走

露者露髻袒者肉袒

向臺

向臺而走欲入言其事

道逢遊邏主顏端

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巡邏者也選郎佐翻

執之

見坦之露袒挺身走疑其得罪逃竄故執之

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訶問知實

訶火迴翻又翻正翻有所候伺謂之

訶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尙書左僕

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

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

荻亭歷翻崔也說輸

芮翻帥讀曰率下同

曰公但乘輦隨後

輦與同

反掌可克遙光狐

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

賞賜

上時掌翻

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

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眾情惶惑向曉有詔

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

據梁書沈

約傳約時爲左衛將軍此逸衛字

馳入西掖門

掖音亦

或勸戎服約曰

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

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

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

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

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

湘宮寺宋明帝所起

左與盛屯

東籬門

臺城外城六門皆設籬門而已無郭郭東府在臺城東故命興盛屯東籬門以討遙光

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

按曹虎傳大橋青溪中橋也

眾軍圍

東城三面燒司徒府

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爲司徒徙居東府於東府之側起司徒

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

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暘暘正色不從

戊午暘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

眾情大沮東府之眾情也沮在呂翻暘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

也已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

之稍色角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歷生出戰爲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我當

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按歷生若見獲遙光不當殺其子今從齊書遙光大怒於

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

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

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著陟略翻恰苦洽翻重直龍翻左右並踰屋

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

匐牀下

扶音蒲匐蒲北翻

軍人排閣入於閣中牽出斬之臺

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殺荊州

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

欲以江陵應之也將卽亮翻

西中

郎司馬夏侯詳

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郎將鎮江陵以夏侯詳爲司馬夏戶雅翻

呼

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

州荊州府西中郎府也

己巳以徐孝

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

沈文季加

鎮軍將軍號本職如故

蕭坦之爲尙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

如故

帝卽位之初坦之爲右將軍遙光旣平使爲右僕射丹楊尹而右將軍軍號如故

劉暄

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散悉直翻騎奇寄翻

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

魏高

祖置南徐州於宿豫降戶江翻

陵文季之族子也

沈文秀爲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

沒於魏文秀文季羣從也陵之入魏當在是時

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

少

少詩照翻

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

潛爲之備

也敕戒

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

佐帥宿豫之眾來奔

朝直遙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

濱淮諸戍以有

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旣叛郡縣多

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眾心乃安

根連

株逮則沿邊豪傑懼罪必相帥南奔故悉赦之以安反側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

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

遙光旣誅靖王無後故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鳳卒

于宋世明帝建武元年贈
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

以沈陵爲北徐州刺史

齊南徐州治京口北徐州治鍾離今沈陵
自魏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徐

江祐等

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

橫戶孟翻時人

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

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

之

延明主帥蓋延明殿主帥也很戶墾翻嬖卑
義翻又博計翻帥所類翻將卽亮翻下同

并其

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

沈約志晉
安帝分廣

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卽其
地從才用翻守式又翻

未發

受海陵之命
而未行也

坦之謂

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

無它言無它變猶
今人言無事也

文

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

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

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

以為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

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茹瀟珍等

譖劉暄有異志

茹音如

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閣

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

明帝高帝兄弟子於武帝同堂兄弟也

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

恩遇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滅武帝

後見明帝紀

舅焉可信邪

焉於虔翻何也

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

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誘音酉食讀曰飢荒客自蠻中及化外來者

晚節吝

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

雍於用翻稱尺證翻

帝疑虎

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

坦之虎新除官

見上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

不可在人後

謂鬱林王欲殺高宗持疑不發以及禍高宗以是而戒帝自謂密矣而非所以

貽謀燕翼子也

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

數所

皆發於倉猝

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史言帝昏暴果於誅殺上下搖

心

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南兗州刺史

征虜長史張沖爲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大臣大

赦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

車

雖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茹音如

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

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

推吐雷翻

皓失色而退匡新城

之子也

陽平王新城魏高宗之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

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

克沈約宋書資江爲中水涪江爲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爲郡之資中縣地

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枝

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言依違取容於昏暴之朝故

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

事機賁音奔將帥亮翻爲干僞翻勸行廢立孝嗣持疑久之謂必

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須待也閉城門召百官集議

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

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侍

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文

雖爲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

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

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灑珍

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甌小器也曰使作破

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卒子恤翻孝嗣子演尚武

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武康公主武帝女山陰公主明帝女皆坐誅昭

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

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

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曇徒含翻吭戶

郎翻又戶浪翻沈慶之沈文季皆託老疾不預朝權而終不免於死國無道而富貴則進退皆陷危機也

道監二百四十三 齊紀八 東晉 卷三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

將卽亮翻下同

當高宗之

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

羸小者十數人

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爲翻

嘗侍宴酒酣啟高宗

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

唯欠枕枕死

酣戶江翻枕枕上如字下之任翻

特就陛下乞之高宗

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

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時顯達年已七

十矣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

事見上卷高宗

承秦元年始安王遙光疑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

乃止及帝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

樂音

洛顯達自馬圈敗還除江州刺史

嘗有疾不令治旣而自愈意甚不

悅蓋求死不得死以至於反也悲夫治直之翻

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

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

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

朝直遙翻數所具翻

云欲奉建安

王爲主

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爲鄴州刺史

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鄴州

治夏口在尋陽西

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

眾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

軍據梁山

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

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

鋒軍屯杜姥宅

姥莫補翻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

楊集始爲秦州刺史

楊集始請降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陳顯達發

尋陽敗胡松於采石

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十里山下有采石磯敗補邁

翻建康震恐甲申軍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

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

數千人登落星岡

石頭城西有橫
壘謂之落星岡

新亭諸軍聞之奔

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

守舒
救翻

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

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

折稍色角翻
折而設翻

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

蕭據

至西州後子顯齊書顯達走
至西州後烏榜村

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

顯達

傳云潭注稍刺顯達落馬蓋盡力注稍而刺之也騎
官蓋在馬隊主副之下猶今儻官也騎奇寄翻刺七

亦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之子也

庾炳之柄
用於宋元

嘉之
季

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

索山
答翻

著陟略翻左傳衛侯輒既立其父蒯聩入爭國劫衛
卿孔悝與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鯨以敵子路以戈擊
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吾不可

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軍請

命耳

爲于僞翻
軍當作君

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

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既誅顯達益

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

人家唯置空宅

所謂屏
除也

尉司擊鼓踞圍

晉初洛陽置
六部尉在左

建康亦置
六部尉

鼓聲所聞

聞音問

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

者應手格殺

格擊也

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

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

更工衛翻

鼓聲四出

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

塞路處處禁斷

號戶高翻塞悉則翻斷音短

不知所過

言雖奔走而路斷不

知何所可過

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

吉謂冠婚凶謂喪葬皆不

得以時而行事

乳母寄產

乳儒遇翻育也

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

陌懸幔爲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

幔莫半翻仗人謂執仗之

人屏必鄣翻

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

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

定林寺舊基在蔣山應潮井後

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

射七亦翻

帝有瞽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

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

好呼到翻擔都甘翻幢傳江翻

簾也高居號翻

自制擔幢校具

校具猶言器械也

伎衣飾以金玉

渠伎

綺翻

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會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

兵愈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

著則略翻褶音習

執七寶

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奔馳騁渴乏輒下馬

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

冒莫北翻又如字奔疾正翻騁丑郢翻蠶憐題翻瓠

瓢也今謂之馬杓爾雅翼曰贏古字通於蠶贏之爲量小傳日以蠶測海言不能極其量也

復上

馬馳去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

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

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

走往來略不暇息

史言帝之昏狂甚于宋鬱林王射而亦翻

王肅爲魏

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九品每品

各有正從二品歷隋唐至今猶然

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

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

職稱尺證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